

文教風雲人物誌 (三)

(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我所認識的劉季洪和梁實秋

●劉真 (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杜威的門徒劉季洪傳奇

留美研修教育哲學

教育學者劉季洪，江蘇豐縣人，原名鐘，別號季洪，以字行。一九〇四年三月生，二歲喪父，其兄早逝，賴母李氏扶養長大，六歲進私塾，再入縣立高等小學就讀，因家中經濟困難，高小畢業後，即入徐州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就讀。

一九二一年，師範學校畢業，考入北京高等師範，畢業後，再回母校徐州第七師範學校服務。一九二七年，到南京參加國民黨黨務工作，任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兼江蘇省教育廳督學，又任南京市民眾教育館館長。一九二九年，奉派到日本考察教育。翌年，國民黨保送優秀同志赴美進

修，劉季洪亦入選。先至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就讀，獲教育碩士學位，又轉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博士研修教育哲學，在教育思想方面受杜威的影響很深。因為杜威的關係，所以當時中國留學生研究教育者，多入哥倫比亞大學。

一九三二年，劉季洪前往歐洲，至英、法、德、義、丹麥等國遊歷，並在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教育。回國後，任教育省立江蘇教育學院(在無錫)。一九三六年，出任省立河南大學校長。一九三九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調劉季洪任教育部主任秘書，由於對社會教育素有研究，旋又接任社教司司長。一九四四年春，任國立西北大學校長，後又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九年夏末，劉季洪來臺，住和平西路，我和他在大陸時並不認識，但已久聞其名

，聽說他來臺的消息，遂親往拜訪，邀請他到師範學院來教書。當時楊亮功為教育系主任，不久，楊亮功調任監察院秘書長。我乃聘請劉季洪接任教育系主任，那時他又先後兼正中書局總編輯與總經理。一九五四年，政大在臺復校，陳大齊出任校長，他轉至政大教育系主任，後又接任政大教育系主任。一九五九年，政大水患，陳大齊校長辭職，由劉季洪繼任政大校長。一九七三年十月，調任考試院副院長。一九七八年，升任考試院院長。一九八四年，任期屆滿，退休，應聘為總統府資政，兼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因肺炎病逝於三軍總醫院，享年八十六歲，葬於臺北縣三芝鄉北海墓園。劉氏自幼身體不佳，曾表示只希望能活到五十歲，而終享壽八六高齡，

與我互稱宗兄宗弟

全賴平時注重身心的保養。劉季洪任正中書局總編輯時，正中書局位於南昌街陋巷之中，而他住的地方和我家相距步行只需五分鐘。我們兩人經常來往聊天，由相識而成為知己。他是蘇北人，我是皖北人，生活習慣差不多，也常相偕出外郊遊。當時政府為恐中共空襲臺灣，令知各大學應預先找好疏散地區設立分部，師大選定了苗栗頭份的私立大成中學為疏散地，因此師大教授經常結伴到頭份的獅頭山遊覽。一九五七年，我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時，就請大成中學校長賴順生（東京帝大畢業，光復後，回臺任師院教授）擔任副廳長，當時本省大老丘念臺還說我知人善任，頗為讚譽。

一九五七年八月，劉季洪任政大教育系主任，凡舉行各種教育座談會時，一定邀我參加，我也經常抽空去政大和他談天。

次年八月，政大因強烈颱風侵襲，積水嚴重，全校師生倉皇跑到樓上教室避難。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特地買了些日常用品去看他，他很感動。在平時星期天，他

也會邀我去政大及指南宮走走，彼此通常以「宗兄」、「宗弟」互稱，可見我們交誼之深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我交卸教育

廳長職務，當天下午便由臺中搭火車回臺北，七點鐘返抵家門，劉季洪夫婦、政大法學院院長韋從序夫婦已在我家客廳等候。他們表示要請我去政大教書。但是我因為從事行政工作過久，深恐誤人子弟，一再婉辭。可是在他們盛情難卻之下，同意先兼任半年試試，如果還能勝任，再改為專任。十二月二日，劉季洪又親自到我家致送專任教授聘書，不過我當時言明在政大期間，只擔任教授，絕對不兼任任何行政職務，他也答應了。可是半年之後，他又要我兼教育研究所所長，我告訴他前曾言明不兼任任何行政職務，並承其同意，何以又要我兼教育研究所所長。但是他再三說，因為學生對我教課很滿意，而我任師院長時，請他擔任教育系主任，他欣然接受，現在他任政大校長請我當教研所所長，我怎麼可以拒絕呢？更何況研究所又比系簡單，所以我也只好接任。以後，我每年暑假都請辭所長職務，但是他總說我們兩人應同進退，一直拖了十年，到李元簇

接任政大校長，我才辭去教研所所長職務，但仍任政大教授，時間長達二十餘年。

獲配宿舍自願放棄

一九六八年，我奉派到歐美考察教育，到達英國時，接到他寄來的信，信中提到政大文學院院長吳南軒退休，希望我回國後能兼任文學院院長，我立即寫信表示婉謝之意。翌年七月我返臺北時，他又把文學院院長聘書送來，我還是沒有接受，最後他要我推薦一位文學院院長，於是我就建議他聘請臺灣大學教授方豪神父擔任文學院院長（方後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事隔數年，方豪才曉得這一段原委。

有一年，政大新建了一批學人宿舍，在化南新村內，劉季洪預定先分配給幾位研究所所長，同時，劉季洪也希望我住在政大校區以便經常可以晤談。可是我向他表示，我在臺北市已經住了政府的宿舍，而政大同仁還有很多人沒有房子住，我願意將研究所所長應得的權益放棄，於是我便寫信給總務長盧元駿，表示願意放棄申請化南新村的學人宿舍。當時盧元駿還向政大同仁說，如果每一位政大教授都和我一樣，他這個總務長就很容易做了。

寫書出版要我先閱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劉季洪寫了「教育生涯漫談」一書，在出版前還要我先替他看一遍，印出後，又要我為他寫一段提要。他對我說，他這本書只談事，不談人，只有對我寫了很長的一段，內容大意是：「當時師院院長是劉白如先生，他過去

在國外研究教育，回國後也從事教育。我來臺前雖與他未曾謀面，但業已彼此相知。到臺不久承他邀約到師院教育系主任教，當即欣然應允，數月後又兼任系主任。劉院長辦學認真，在校期間建樹甚多，而對廣攬師資尤為注意。他後來又把師院改為師範大學，學校規模更為擴大。現時臺灣的教育機構如師大、師範學院、各師範專科學校和各中等學校主管，以及各級教育行政的重要人員，絕大多數是這個高等師範教育學府當時培養出來的，所以他對早年的辛勞成果，想來應當感到欣慰」。師範大學早期教育系的校友，因為政治大學先辦教育研究所，他們畢業後繼續進修，很多又進入政大教育研究所。所以我和師大與政大的關係，是同樣非常密切的。

劉季洪一生大都擔任行政職務，無暇

執筆為文，所以著作並不很多。可是他的行政才幹和領導能力，是我非常欽佩的，他通達人情，明辨是非，所以他擔任幾所大學校長，都有很大的貢獻。

梁實秋筆戰左派

受白璧德影響甚鉅

近代著名作家梁實秋，一九〇三年一月六日（清光緒廿八年）生於北京。一九一五年夏，畢業於京師公立第三小學，隨即考入北京清華學校。一九二三年六月清華學校卒業，當時清華學校為八年制（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係留美預備學校，故畢業後即由上海坐輪船赴美，九月入科羅拉多大學就讀英文系四年級，選修近代文學，清華同學聞之多亦由他校轉至科大攻讀藝術。一九二四年夏，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隨後又至波士頓哈佛大學研究院，受業於白璧德教授，對其一生影響最大。

一九二六年夏，梁實秋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七月返國，就任南京東南大學文科教授。一九二七年三月，於北京歐美同學會與程季淑女士結婚。東南大學改名

為中央大學後，他就沒再受聘。遂到上海，與胡適、徐志摩、葉公超等創辦新月書店，擔任新月書店總編輯，被稱為「新月派」，並在上海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兼課。當他在滬主編新月雜誌時，與左派文人魯迅等為文學問題筆戰甚烈，左派文人亦全力「圍剿梁實秋」。梁實秋此時出版「罵人的藝術」一書，他表示：自己的文藝思想是趨向傳統穩健的一派，固然贊成五四運動革新的主張，但也深受哈佛大學人文主義學派白璧德的影響，他極不同情過度的浪漫主義與左傾思想。他批評普羅文學運動，也批評魯迅。但這只是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新月派所有同仁的主張。

抗日戰起身赴國難

一九三〇年九月，梁實秋應國立青島大學之聘，離開上海，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時張道藩為教務長，後來的毛婆（毛澤東之妻）江青是圖書館的小職員。一九三四年七月，離開青島赴北京，應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之之邀，為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六月，參加政府召開之廬山談話會，七月七日，抗戰爆發，梁實秋趕回北平。七

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實秋留下遺書，隻身由北平趕赴南京與政府共赴國難。一九三八年六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十月武漢棄守，實秋應教育部常務次長兼教科書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道藩之聘，為特約編輯，並兼任教科書編輯委員會之常務委員，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在這一段時間內，於重慶北碚寫成「雅舍小品」一書。後來教科書編輯委員會併入國立編譯館，館長為陳可忠，聘梁實秋為編譯委員會主任，兼社會組主任。後又接辦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他所寫的「編者的話」，其中提到「我們歡迎與抗戰有關的文章，不過與抗戰無關的文章，我們也歡迎」，這句話，遭到左派文人大肆攻擊。不久之後他就不再編中央日報副刊了。

一九四四年夏，其夫人程季淑女士偕子女由北平淪陷區抵達北碚，全家團聚。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翌年秋，北大校長胡適擬聘梁實秋任北大英文系系主任。胡適當時尚在美國，由傅斯年代理校務，傅已先聘朱光潛為英文系主任，又因梁實秋與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常有爭論，故梁實秋乃不就北大教職，改在北平師範大學任教。一九四九年七月，梁實秋

由廣州來臺，我由報紙上得知，就到中山北路大同公司職員宿舍拜訪，請他來師院教書。一九五五年六月，師院改制為師大，我又聘梁實秋為文學院院長兼英文系主任，陳可忠為理學院院長，田培林為教育學院院長。在他接任文學院院長時，曾向我表示師大是培養師資的，他曾作過民社黨宣傳部部長，會不會引起國民黨的意見。我立即向他表示，既然已脫離民社黨，就算無黨派人士，我是替學生請好教授，胡適當北大校長時，不也請了一些時常批評政府的人士嗎？過去中央政治學校（政大前身）由蔣中正兼校長時，便曾聘請青年黨的領袖人物左舜生擔任教授，可見先總統蔣公辦學時，態度也是非常開明的。我認為辦大學，對聘請教授，應只問學問，不問黨派，梁實秋聽了我的這番話以後，便欣然接受師大文學院長的聘書。

協助其子自美來台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是我與內人的金婚紀念，我的兒女在國賓飯店備了一桌酒席，僅邀請梁實秋夫婦參加。這是因為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這段期間，梁實秋與我相交近四十年，彼此都認為是

最知己的朋友。

梁實秋獨子梁文騏自大陸赴美，在匹茲堡大學做研究工作，實秋向我表示能否使其子順利來臺。我便去找周應龍設法，周係師大畢業、文化大學碩士、總統侍從秘書、文工會主任。因周應龍特別設法，梁文騏始能由美來臺與其父相晤。梁文騏抵臺第二天上午，梁實秋便帶他到我家表示謝意。梁文騏後來任職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文筆頗佳，常有散文在報刊發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號晚上，趙自齊請我和幾位朋友在天廚飯店餐敘，飯後回到家中，已將近十點鐘，忽接師大校友朱良箴的電話告以梁實秋因心臟病住院，我立刻前往中心診所探望，他看到我只說了一句話：「你來了」。第二天早上八點，聯合報女記者丘彥明又打電話告訴我梁實秋病危，我匆忙趕去，他見了我的面後，便安然與世長辭。我打電話請林挺生共商後事，並選定北海墓園為墓地。我與梁實秋韓菁清及師大校友等商定於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假第一殯儀館舉行公祭，並親自送其靈柩至北海墓園安葬。接著我就寫了「實秋先生不朽」和「相期無負平生」兩篇悼念文章，分別在「中外雜誌」及相關雜誌上

發表。不久旅美師大退休教授吳奚真也在國內某知名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曾謂：「我在師範大學這些年，我覺得劉校長貢獻最大。他當校長，請了最好的教授，尤其是梁實秋教授，沒想到他能和劉校長合作得這麼好」。

老總統敬重梁實秋

記得有一年，先總統蔣公於教師節在臺北賓館宴請各大學教授。梁實秋接到請帖後，表示不願參加餐會，但我對他說，你係師大文學院長，是代表學校的，怎麼可以不去？他只好去了。席間總統首先請問他有什麼高見？這是因為總統對梁實秋了解甚多，一向對他非常敬重。

至於實秋晚年與韓菁清女士結婚之事，曾引起外間很多批評，但我認為感情是兩個人的事，別人不便置喙，只要在道德、法律上沒有問題，外人沒有批評的必要。如果當事人兩情相悅，大家應該樂見其成。所以梁實秋續弦之後，我便請他們吃飯，並請葉公超作陪。據我所知，續弦之後的梁實秋，生活方面一直過得很好，而他們每年的結婚紀念日，也一定會請我和內人前往一聚。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癡癡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